

新唐書

宋 歐陽修 宋 祁 撰

# 新唐書

第一八冊  
卷一九一至卷二〇五（傳）

中華書局

# 唐書卷一百九十一

## 列傳第一百一十六

### 忠義上

夏侯端 劉感 常達 敬君弘 謝叔方 呂子臧 馬元規 王行敏

盧士叡 李玄通 羅士信 張道源 楚金 李育德 李公逸 張善相

高叡 仲舒 安金藏 王同皎 潛 周憬 吳保安 李愷 源 彭

盧奔 元輔 張介然 崔無諛

夫有生所甚重者，身也；得輕用者，忠與義也。後身先義，仁也；身可殺，名不可死，志也。大凡捐生以趣義者，寧豫期垂名不朽而爲之？雖一世成敗，亦未必濟也，要爲重所與，終始一操，雖顏高、岱，不吾壓也。夷、齊排周存商，商不害亡，而周以興。兩人至餓死

不肯屈，卒之武王蒙慚德，而夷、齊爲得仁，仲尼變色言之，不敢少損焉。故忠義者，眞天下之大閑歟！姦、鉅逆鼎，搏人而肆其毒，然殺一義士，則四方解情，故亂臣賊子絕然疑沮而不得逞。何哉？欲所以爲彼者，而爲我也。義在與在，義亡與亡，故王者常推而褒之，所以砥礪生民而窒不軌也。雖然，非烈丈夫，曷克爲之？彼委靡軟熟，偷生自私者，眞畏人也哉！故次敘夏侯端以來凡三十三人于左方。

夏侯端，壽州 壽春人，梁 尙書 左僕射 詳孫也。仕隋爲大理司直。高祖微時與相友，大業中討賊河東，表端爲副。端遽數術，密語高祖曰：「玉牀搖，帝坐不安。晉得歲，眞人將興，安天下之亂者，其在公乎！但上性沈忌，內惡諸李，今金才已誅，次且取公，宜蚤爲計。」帝感其言。義師興，端在河東，吏捕送長安。帝入京師，釋囚，引入臥內，擢祕書監。

李密之降，關東地未有所屬，端請假節招諭，乃拜大將軍，爲河南道招慰使。卽傳檄州縣，東薄海，南捷淮，二十餘州遣使順附。次譙州，會亳、汴二州刺史已降王世充，道塞，無所歸，計窮彷徨。麾下二千人糧盡，不忍委端去，端乃殺馬宴大澤中，謂衆曰：「我奉王命，義無屈。公等有妻子，徒死無益。吾丐若首，持與賊以取富貴。」衆號泣不忍視，端亦泣，欲自

刎，爭持之，乃止。行五日，餓死十四三。遇賊，衆潰，從者纔三十餘人，遂東走，擷豔豆以食。端持節臥起，歎曰：「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！」縱其下令去，毋俱沒。會李公逸守杞州，勒兵迎端。時河南地悉入世充，公逸感端之節，亦固守。世充遣人以淮南郡公、尚書少吏部印綬召端，解所服衣以贈。端曰：「吾，天子使，寧汙賊官邪！非持首去不可見。」卽焚書及衣，因解節毛懷之，間道走宜陽，歷崖峭榛莽。比到，其下僅有在者，皆體髮濯焦，人不堪視。端入謁，自謝無功，不及危困狀。帝閱之，復拜祕書監。出爲梓州刺史。散祿稟周孤窮，不爲子孫計。貞觀元年卒。

劉感，岐州鳳泉人，後魏司徒豐生孫也。武德初，以驃騎將軍戍涇州，爲薛仁果所圍，糧盡，殺所乘馬啖士，而煮骨自飲，至和木屑以食。城垂陷，長平王叔良救之，賊乃解。與叔良出戰，爲賊執，還圍涇州，令感約城中降。感給諾，至城下大呼曰：「賊大飢，亡在朝暮，秦王數十萬衆且至，勉之無苦。」仁果怒，執感埋其半土中，馳射之。至死，冒益甚。

賊平，高祖購得其尸，祭以少牢，贈瀛州刺史，爵平原郡公，封戶二千，諡忠壯。詔其子嗣封爵，賜田宅焉。

常達，陝州陝人。仕隋爲鷹擊郎將。嘗從高祖征伐，與宋老生戰霍邑，軍敗自匿，帝意已死，久乃自歸。帝大悅，命爲統軍，拜隴州刺史。

時薛舉方彊，達敗其子仁果，斬首千級。舉遣將忤士政給降，達不疑，厚加撫接。士政伺隙劫之，并其衆二千歸賊。舉指其妻謂達曰：「識皇后乎？」答曰：「彼瘦老嫗，何所道？」舉奴張貴又曰：「亦識我否？」達瞋目曰：「若乃奴耳。」貴忿，舉笏擊其面，達不爲懼，亦拔刀逐之，趙弘安爲蔽捍，乃免。仁果平，帝見達，勞曰：「君忠節，正可求之古人。」爲執士政殺之，賜達布帛三百段，以達并劉感事授史臣令狐德棻云。終隴西刺史。

敬君弘，絳州絳人，北齊尙書右僕射顯儁曾孫也。累功歷驃騎將軍，封黔昌侯。以屯營兵守玄武門。隱太子之死，左右解散。其車騎將軍馮立者，有材武，歎曰：「生賴其寵，死不共難，我無以見士大夫！」乃與巢王親將謝叔方率兵攻玄武門，殊死鬪。君弘挺身出，或曰：「事未可判，當按兵待變，成列而鬪可也。」不從。與中郎將呂世衡呼而進，皆戰歿。立

顧其下曰：「足以報太子矣。」遂解兵走。君弘等敗，秦府兵不振。尉遲敬德擲巢王首示叔方，叔方下馬慟，亦出奔。明日自歸，太宗曰：「義士也。」置之。俄而立又至，帝讓曰：「汝離我兄弟，罪一也；殺我將士，罪二也。何所逃死？」答曰：「出身事主，當戰之日，不知其它。」因伏地悲不自勝，帝亦勞遣之。詔贈君弘左屯衛大將軍，世衡右驍衛將軍。

立已蒙貸，歸語人曰：「上赦吾罪，吾當以死報。」未幾，突厥犯便橋，立引數百騎與虜薄，敗之咸陽。帝喜，授廣州都督。前日牧守苛肆，爲蠻夷患，故數叛。立至，不事家產，衣食弗求贏。嘗見貪泉曰：「此豈隱之所酌邪？吾雖日汲，庸易吾性哉？」遂極飲去。在職不三年，有惠愛，卒于官。

叔方歷伊州刺史，善治軍，戎、華愛之。累加銀青光祿大夫，徙洪、廣二州都督。卒，諡曰勤。本萬年人，從巢王征討有功，王表爲屈咥眞府左軍騎云（一）。

呂子臧，蒲州河東人。剛直，健于吏。隋大業末爲南陽郡丞，捕擊盜賊有功。高祖入京師，遣馬元規慰輯山南，子臧堅守。元規遣士諷曉，子臧殺之。及煬帝已弒，帝更使其壻薛君倩齎詔，言隋所以亡，諭子臧。子臧爲故君發喪訖，卽送款，就拜鄧州刺史，封

南陽郡公。

武德初，朱粲新訶，子臧率兵與元規并力。元規軍不進，子臧曰：「乘賊新敗，上下惶沮，一戰可禽；若遷延，其衆稍集，吾食盡，致死於我，不可當也。」不納。子臧請以所部兵獨進，又不許。俄而粲得衆，復張，元規嬰城，子臧扼腕曰：「謀不見用，坐公死矣。」賊圍固。會霖雨，雉堞崩剝，或勸其降，子臧曰：「我，天子方伯，且降賊乎？」乃率麾下數百人赴敵死，城亦陷，元規死之。

元規，安陸人。初以隊正從帝征伐，持節下南陽，得兵萬餘，然無謀，至于敗。

王行敏，并州樂平人。隋末爲盜長，高祖興，來降，拜潞州刺史，遷屯衛將軍。劉武周入并州，寇上黨，取長子、壺關。或言刺史郭子武懦不支，且失路，帝遣行敏馳往。既至，與子武不叶，賊圍急，儲侍空乏，衆恟懼，行敏患之。會有告子武謀反，遂斬之。州民陳正謙者，以信義稱鄉里，出粟千石濟軍，由是人自奮，賊乃去。行敏又敗竇建德兵於武陟。武德四年，督兵徇燕、趙，與劉黑闥戰歷亭，破之。旣而釋甲不設備，爲黑闥所掩，縛致麾下。終不屈，賊遂斬之。且死，西向跪曰：「臣之忠，惟陛下知之。」帝聞而悼惜。

黑闥之亂，死事者又有盧士叡、李玄通。

士叡客韓城。隋亂，結納英豪。高祖與之舊，及兵興，率數百人上謁汾陰，又使兄子諭降劇賊孫華，與劉弘基敗隋將桑顯和於飲馬泉。擢累右光祿大夫，爲瀛州刺史。黑闥遣輕騎破其郛，拒戰半日，士見親屬係虜，乃潰。士叡爲賊擒，欲使說下城堡，不從，見殺。

玄通，藍田人。爲隋鷹揚郎將，高祖入關，率所部自歸，拜定州總管。爲黑闥所破，愛其才，欲以爲將。玄通曰：「吾當守節以報，烏能降志賊邪？」不聽，囚之。故吏有餉飲餽者，玄通曰：「諸君見哀，吾能一醉。」遂縱飲，謂守者曰：「吾能劍舞，可借刀。」守士與之。曲終，仰天太息曰：「大丈夫撫方面，不能保所守，尙何視息邪？」乃潰腹死。帝爲流涕，擢其子伏護大將軍。

羅士信，齊州歷城人。隋大業時，長白山賊王薄、左才相、孟讓攻齊郡，通守張須陁率兵擊賊。士信以執衣，年十四，短而悍，請自効。須陁疑其不勝甲，少之。士信怒，被重甲，

左右韃，上馬顧眄。須陁許之。擊賊澠水上，陣纔列，執長矛馳入賊營，刺殺數人，取一級擲之，承以矛，戴而行，賊皆眙懼無敢亢。須陁乘之，大破賊。士信逐北，每殺一賊，輒劓鼻納諸懷，暨還，驗以代級。須陁歎伏，遣以所乘馬。凡戰，須陁先登，士信副，以爲常。煬帝遣使圖須陁，士信陣法上內史。

後須陁爲李密所殺，士信與裴仁基歸密，署總管，俾統所部討王世充。身被重創，見獲於世充。世充愛其才，厚遇之，與同寢食。後得密將邴元真等，故士信稍稍疏斥。士信恥與伍，率所部千餘人來降高祖，拜陝州道行軍總管，因謀世充。

士信行則先鋒，反則殿，有所獲，悉散戲下有功者，或脫衣解馬賜之，士以故用命。然持法嚴，至親舊無少貸，其下亦不甚附。師次洛陽，攻千金堡，有惡言詢軍，士信怒，夜遣百人載嬰兒囑誤堡下，若自東都出奔者，旣而陽悟曰：「非也，此千金堡耳。」因散去。堡兵開門追掠，士信伏入，屠之無類。賊平，授絳州總管，封鄴國公。

從秦王擊劉黑闥洛水上，得一城，王君廓戍之，賊急攻，潰而出。王語諸將：「孰能守此？」士信曰：「願以守。」乃命之。士信已入，賊悉衆攻，方雨雪，救軍不得進。城陷，黑闥欲用之，不屈而死，年二十八。王隱悼，購其尸以葬，諡曰勇。初，士信爲仁基所禮，及東都平，出家財斂葬北邙以報德，且曰：「我死當墓其側。」至是，如所志。

張道源，并州祁人，名河，以字顯。年十四，居父喪，士人賢其孝，縣令郭湛署所居曰復禮鄉至孝里。道源嘗與客夜宿，客暴死，道源恐主人忽怖，臥尸側，至曙乃告，又徒步護送還其家。隋末政亂，辭監察御史，歸閭里。

高祖興，署大將軍府戶曹參軍。至賈胡堡，復使守并州。京師平，遣撫慰山東，下燕、趙。有詔褒美，封累范陽郡公。淮安王神通略定山東，令守趙州，爲竇建德所執。會建德寇河南，間遣人詣朝，請乘虛擣賊心脅。卽詔諸將率兵影接。俄而賊平，還拜大理卿。時何稠得罪，籍其家屬賜羣臣。道源曰：「禍福何常，安可利人之亡，取其子女自奉？仁者不爲也。」更資以衣食遣之。天子見其年耆，拜綿州刺史。卒，贈工部尚書，諡曰節。道源雖官九卿，無產貲，比亡，餘粟二斛。詔賜帛三百段。

族孫楚金有至行，與兄越石皆舉進士。州欲獨薦楚金，固辭，請俱罷。都督李勣歎曰：「士求才行者也。既能讓，何嫌皆取乎？」乃並薦之。累進刑部侍郎。儀鳳初，雪見東井，上疏陳得失。高宗欽納，賜物二百段。武后時，歷秋官尚書，爵南陽侯。有清槩，然尙文。

刻，當時亦少之。爲酷吏所構，流死嶺表。

李育德，趙州人。祖諤，仕隋 通州刺史，爲名臣。世富于財，家僮百人。天下亂，乃私完械甲，嬰武陟城自保，人多從之，遂爲長。劇賊來掠，不能克。隋亡，與柳鸞等歸李密，私署總管。密爲王世充所破，以郡來降，卽拜陟州刺史。

兄厚德，自賊所逃歸，度河復被執。賊使招育德，陽許之，故兄不死。賊帥段大師令裨校以兵守厚德，陰得其驩，乃與州人賈慈行謀逐賊。慈行夜登城呼曰：「唐兵登矣！」厚德自獄擁羣囚譟而出，斬長史，衆不敢動，大師縋城走。卽拜殷州刺史。厚德省親，留育德以守，引兵拔賊河內堡三十一所。世充怒，悉銳士攻之，城陷，猶力戰，與三弟皆歿。

時死節者又有李公逸、張善相，凡三人。

公逸者，與族弟善行居雍丘，以材雄，爲衆所歸。始附王世充，策其必敗，乃獻款高祖，因其地置杞州，卽拜總管，封陽夏郡公。以善行爲刺史。世充遣其弟將徐、亳兵攻之，公逸請援，未報，因使善行守，身入朝言狀。至襄城，爲賊邏送洛陽。世充曰：「君越鄭臣唐，何

哉？」答曰：「我於天下唯聞有唐。」賊怒斬之。善行亦死。帝悼惜，封其子襄邑縣公。

善相，襄城人。大業末爲里長，督兵迹盜，爲衆附賴，乃據許州，奉李密。密敗，挹州以來，詔卽授伊州總管。王世充攻之，屢困賊，遣使三輩請救，朝廷未暇也。會糧盡，衆餓死，善相謂僚屬曰：「吾爲唐臣，當効命。君等無庸死，斬吾首以下賊可也。」衆泣不肯，曰：「與公同死，愈於獨生。」城陷被執，罵賊見殺。高祖歎曰：「吾負善相，善相不負我！」乃封其子襄城郡公。

高叡，京兆萬年人，隋尙書左僕射頤孫也。舉明經，稍遷通義令，有治勞，人刻石載德。歷趙州刺史，平昌縣子。聖曆初，突厥默啜入寇，叡嬰城拒，虜攻益急。長史唐波若度且陷，卽與虜通。叡覺之，力不能制，卽自經。不得死，爲虜執，使降諭諸縣，不肯應，見殺。初，虜至，有爲叡計者：「突厥蠶銳，所向無完，公不能亢，且當下之。」答曰：「我，刺史，不戰而降，罪大矣。」武后歎惜，贈冬官尙書，諡曰節。詔誅波若，籍其家。下制暴叡忠節，波若臣賊，使天下知之。

子仲舒，通故訓學，擢明經，爲相王府文學，王所欽器。開元初，宋璟、蘇頌當秉，多咨訪焉。時舍人崔琳練達政宜，璟等禮異之。常語人曰：「古事問高仲舒，時事問崔琳，何復疑？」終太子右庶子。

安金藏，京兆長安人。在太常工籍。睿宗爲皇嗣，少府監裴匪躬、中官范雲仙坐私謁皇嗣，皆殊死，自是公卿不復見，唯工優給使得進。俄有誣皇嗣異謀者，武后詔來俊臣問狀，左右畏慘楚，欲引服。金藏大呼曰：「公不信我言，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。」引佩刀自刺腹中，腸出被地，眩而仆。后聞大驚，輿致禁中，命高醫內腸，褫桑杜紼之，閱夕而蘇。后臨視，歎曰：「吾有子不能自明，不如爾之忠也。」卽詔停獄，睿宗乃安。當是時，朝廷士大夫翕然稱其誼，自以爲弗及也。

神龍初，母喪，葬南闕口，營石墳，晝夜不息。地本印燥，泉忽湧流廬之側，李冬有華，大鹿相擾。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，詔表闕于閭。景雲時，遷右武衛中郎將。玄宗屬其事於史官，擢右驍衛將軍，爵代國公。詔鑱其名於泰、華二山碑以爲榮。卒，配饗睿宗廟廷。大曆

中，贈兵部尙書，謚曰忠。以子承恩爲廬州長史。中和中，又擢其遠孫敬則爲太子右諭德。

王同皎，相州安陽人，陳駙馬都尉寬曾孫也。陳亡，徙河北。長安中，尙太子女安定郡主，拜典膳郎。太子，中宗也。桓彥範等誅二張，遣同皎與李湛、李多祚卽東宮迎太子，請至玄武門指授諸將。太子拒不許，同皎進曰：「逆豎反道，顯肆不軌，諸將與南衙執事刻期誅之，須殿下到以係衆望。」太子曰：「上方不豫，得無不可乎？」同皎曰：「將相毀家族以安社稷，奈何欲內之鼎鑊乎？太子能自出諭之，衆乃止。」太子猶豫，同皎卽扶上馬，從至玄武門，斬關入。兵趨長生殿太后所，環侍嚴定，因奏誅易之等狀。帝復位，擢右千牛將軍，封琅邪公，食實戶五百。主進封公主，拜同皎駙馬都尉，遷光祿卿。

神龍後，武三思烝濁王室，同皎惡之，與張仲之、祖延慶、周憬、李俊、冉祖雍謀，須武后靈駕發，伏弩射殺三思。會播州司兵參軍宋之慈以外妹妻延慶，延慶辭，之慈固請，乃成昏。延慶心厚之，不復疑。故之慈子曇得其實。之慈兄之問嘗舍仲之家，亦得其謀。令曇密語三思。三思遣懷上急變，且言同皎欲擁兵闕下廢皇后。帝殊不曉，大怒，斬同皎於

都亭驛，籍其家。同皎且死，神色自如。仲之、延慶皆死。憬遁入比干廟自剄，將死，謂人曰：「比干，古忠臣，神而聰明，其知我乎！」后、三思亂朝，虐害忠良，滅亡不久，可干吾頭國門，見其敗也。」憬，壽春人。後太子重俊誅三思，天下共傷同皎之不及見也。睿宗立，詔復官爵，諡曰忠壯。誅祖雍、懷等。

先是，許州司戶參軍燕欽融再上書斥韋后擅政，且逆節已萌。后怒，勸中宗召至廷，撲殺之。宗楚客復私令衛士極力，故死。又博陵人郎岌亦表后及楚客亂，被誅。至是，俱贈諫議大夫，備禮改葬，賜欽融一子官。

同皎子繇，尚永穆公主，生子潛，字弘志。生三日，賜緋衣、銀魚。幼莊重，不喜兒弄。以帝外孫，補千牛，復選尚公主，固辭。元和中擢累將作監。吏或籍名北軍，輒驕蹙不事，潛悉奏罷之，故不戒而辨。監無公食，而息錢舊皆私有，至潛，取以具食，遂爲故事。

遷左散騎常侍，拜涇原節度使。憲宗與對，大悅，曰：「吾知而善職，我自用之。」潛至鎮，繕壁壘，積粟，構高屋，侍兵，利而嚴。遂引師自原州踰峽石，取虜將一人，斥烽候，築歸化、潘原二壘。請復城原州，度支沮議，故原州復陷。穆宗卽位，封琅邪郡公，更節度荆南。疏吏惡，榜之里閭，殺尤縱者。分射三等，課士習之，不能者罷，故無冗軍。大和初，檢校尚書

左僕射。卒于官，贈司空。

吳保安字永固，魏州人。氣挺特不俗。睿宗時，姚、嵩蠻叛，拜李蒙爲姚州都督，宰相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託蒙，蒙表爲判官。時保安罷義安尉，未得調，以仲翔里人也，不介而見曰：「願因子得事李將軍可乎？」仲翔雖無雅故，哀其窮，力薦之。蒙表掌書記。保安後往，蒙已深入，與蠻戰沒，仲翔被執。蠻之俘華人，必厚責財，乃肯贖，聞仲翔貴胄也，求千緡。會元振物故，保安留嵩州，營贖仲翔，苦無貲。乃力居貨十年，得緡七百。妻子客遂州，間關求保安所在，困姚州不能進。都督楊安居知狀，異其故，資以行，求保安得之。引與語曰：「子棄家急朋友之患，至是乎！吾請資官賞助子之乏。」保安大喜，卽委緡于蠻，得仲翔以歸。始，仲翔爲蠻所奴，三逃三獲，乃轉鬻遠酋，酋嚴遇之，晝役夜囚，沒凡十五年乃還。

安居亦丞相故吏，嘉保安之誼，厚禮仲翔，遣衣服儲用，檄領近縣尉。久乃調蔚州錄事參軍，以優遷代州戶曹。母喪，服除，喟曰：「吾賴吳公生吾死，今親歿，可行其志。」乃求保安。于時，保安以彭山丞客死，其妻亦沒，喪不克歸。仲翔爲服縗經，囊其骨，徒跣負之，歸葬魏州，廬墓三年乃去。後爲嵐州長史，迎保安子，爲娶而讓以官。